

年

15

卷

20

期

第

第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二十期  
(第二二六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20 (226)

May 13, 1927 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售

# 兩 大 預 約

陽曆七月底截止 十月底出書

## 說 郭

說郭一百卷明天台陶宗儀纂所收經史傳記百氏雜說諸書中多不傳秘籍（如事始續事始老學庵續筆記等世無傳本均賴是書以存其餘諸子校之傳本佳字尤多

前入校勘古書每多取資於此誠說部之大觀學府之鴻寶也今世通行一百二十卷本已經陶啞割裂其中杜撰書名偽標作者謬誤百出非復南村之舊原本但有傳抄大都殘缺乾嘉諸老早以未見全書爲憾蓋三百年來已罕見完書矣海寧張閏聲先生集明抄本六種一爲京師圖書館藏隆萬間舊抄殘卷一爲洪武間抄本一爲弘農楊氏抄本一爲蕪書堂抄本（以上三種爲江安傅氏藏書）一爲滄芬樓藏萬曆抄本一爲孫仲容先生藏本抄補校勘閱六載而始復南村舊觀張君不欲自秘今由敝館刊行發售預約數百年失傳古籍從此復顯於世矣

## 湘 綺 樓 日 記

湘潭王壬秋先生爲一代儒宗所著詩文書牘行世已久其同邑彭君次英藏有先生湘綺樓日記遺

稿都數十鉅冊先生生道光初年歲成豐癸丑實書此稿起同治八年己巳迄民國五年丙辰凡所記載有關學術掌故者甚多先生刻苦勵學終身如一日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注抄校日有定課遇有心得隨筆記述闡明奧義中多前賢未發之覆講學湘蜀得士稱盛自課子女並能通經傳其家學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之勤勛日記中皆纖悉靡遺先生負朝野重望同光之世數參大幕泊乎民國總領事館數十年中人物消長政治得失先生身經目擊事實議論釐然成在多有世人未知者其集外詞章雜俎散見日記中者尤不勝枚指敝館商諸彭君請以全稿付印以餉當世費時兩載排竣將竣今特發售預約以廣流傳凡欲知先生五十年所聞所見者當必以先觀爲快也

紙冊	料數	連三	史二十	紙精	印二
冊定	價約	十	十	裝六	元
預	費	十	十	元	元
郵	本	費	內	行	角
樣	費	費	各	各	分
			請	請	
			閱	閱	
			索	索	
			費	費	
			本	本	
			費	費	
			本	本	
			費	費	
			本	本	

紙冊	料數	邊四	毛十	紙精	印四
冊定	價約	十	十	裝四	元
預	費	十	十	元	元
郵	本	費	內	行	角
樣	費	費	各	各	分
			請	請	
			閱	閱	
			索	索	
			費	費	
			本	本	
			費	費	
			本	本	
			費	費	
			本	本	

# 編者的報告

程蔭之君。囑代徵求小說世界十四卷二四六七八九各期。如願出讓者。請寄奉天海城縣司法公署程蔭之收。有相當酬報。

本期「他與她」暫停一期。下期準續登。且全書可於本卷內登完。下卷另登他種長篇小說。敲詩小集五六次。當在下期補錄揭曉一次。

下期小說可以預告的。有楊小仲、程小青諸君的作品。民間傳說的故事。有呂伯攸的作品。

□ 小說世界 第二十五卷 目錄 □

□ 圖畫 □

鑑湖女俠秋瑾寫真

蘇曼殊寫佛誕生處碑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

編者

生命之源

黃葉

小詩(補白)

夏病梅

別了十年後的故鄉

張碧梧

漫畫(補白)

豐子愷

四.....陳道希譯

哭與笑(補白).....徐寶君

說部中之官名(補白).....徐心吾

瀕死.....張慧劍

乖媳婦(民間傳說的故事).....呂伯攸

記葉楚儉先生.....秋山

噉啣山(日本五大傳說之五).....查士元譯

上海花列傳中之趙樸齋(補白).....徐心吾

一葉詩話.....螺屋主人



中華第一革命女秋瑾寫真



鑑湖女俠寫真

今日何年共諸君幾許頭顱來  
此一堂痛飲

萬方多難與四海同胞手足競  
雄廿紀新元

追挽

革命流血諸烈士之靈并告慰

璿卿吾妹凌雲一笑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年十月廿七日

桐城吳芝瑛

蘇曼殊寫佛誕生處碑

ᲑᲟᲓᲘᲗᲓ ᲘᲗᲗᲓ ᲑᲗᲓᲗᲓ ᲑᲗᲓᲗᲓ ᲑᲗᲓᲗᲓ  
ᲑᲗᲓᲗᲓ ᲑᲗᲓᲗᲓ ᲑᲗᲓᲗᲓ ᲑᲗᲓᲗᲓ ᲑᲗᲓᲗᲓ

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

天愛善見王陛下踐位二十一年巡禮  
斯地臣其爲世尊釋迦佛所降生陛下  
既造石馬復建石柱曰是大聖誕生之  
地藍毗尼邨既免戶稅王與有慈惠焉

震旦慧龍寺沙門曼殊譯



## 生命之源

黃葉

她終不能忘記：那哭泣的一夜——和她丈夫及才生數月的愛兒離別的一夜！她爲了丈夫的失業，受不了生活的壓迫，沒奈何忍心兒離去了她的丈夫；捨棄了她的才生數月的愛兒，去到城中當做李富翁家的乳母。

雖然她懷中抱着嬰兒，但這嬰兒是富家的千金之子，非是她自己的親生孩子。她那親生的孩子，已捨棄這數十里外的窮陋的鄉間；她那親生的孩子，已有母而等於無母，呱呱地假依在她的丈夫的懷間；她那親生的孩子，已成了貧賤人家的失乳兒，儘是哭泣，也盼望不到他母親的乳頭上的生命之泉！

但她在迷茫的夢裏，絕不知有這麼一回事；她覺得還在自己的家中一樣；她懷中抱着她自己親生的孩子，她把乳頭塞在孩子的嘴裏面，輕輕地拍着，低聲地唱着催眠的歌兒。孩子的眼睛，慢慢地閉合攏來；她的臉上也慢慢地現出笑來。她抽去孩子口中含着的乳頭，俛下頭去，在孩子的蘋果般的腮上，輕輕地吻了一下。她輕輕地走到牀前，輕輕地把孩子眠下去，輕輕地把破舊的被褥兒，蓋在孩子的背上，輕輕地喚了一聲「我的寶貝！」那孩子好像理會似的，在小腮兒上，微微地漾着笑渦。她又禁不住在那孩子的額上，吻了一下；在那孩子的髮上，撫摩了一下。

她聽得門嚮，倏地直起身來，見那進來的是她的丈夫；她忙搖手示意，囑她的丈夫脚步走輕些，怕的是驚醒了她的孩子。她那丈夫愁眉苦臉地走了進來，坐在牀前的破杌子上，兩手扶頭，不絕地微吁長歎。她知道那事兒已沒有希望；但她仍恐她丈夫的歎息之聲，或許驚動她剛睡的愛兒，忙豎一指，撮唇兒提出警告，輕輕地說：

「剛睡呢！莫做聲！」

「唉！」她那丈夫嘆了一聲，仰起頭來，很失望地瞧着她，「管他？我們自己都不知怎樣哩！」

「輕聲！她又豎起指兒，向她的丈夫警告。「看來沒有希望吧？」

「希望？」她那丈夫頓了一頓，「叔嬸都說世亂年荒，自己尙過不過去，怎有餘力顧及旁人；但她那丈夫又忍不住歎出聲來，「唉沒半點鐘，阿叔已抽了五六筒洋烟；要是……」

「是呀！她覺得自己的語音太高，忙向牀上瞧了一眼，輕輕地接着說，「要是把這五六筒烟的價值，借給我們，至少也得支持五六天的生活。」

「這還說他做甚？只是我們究竟怎麼辦呢？你也得打些兒主見。」她丈夫望着她說。

「阿呀！我是個沒中用的女人，叫我打出甚麼主見兒來？」她又覺得自己的聲音太响，忙向牀上望了一望，見她的愛兒小臂兒擎了一擎；她忙俛下身去，輕輕地拍着被褥，嘴裏又低低地唱出催眠歌兒來。她全想不到家無粒米，明天將有斷炊的危險；她這時祇有一個親生的孩子，佔據在她的內心，旁的甚麼都不問。她那丈夫也便無言可說，仍是兩手扶頭，默默地像在想什麼似的。滿室中充滿了沉寂的空氣。

「呱呱，呱呱……」孩子的哭聲，驚醒了她，她還錯道是自己的親生孩子，忙把那孩子摟在胸前，

把乳頭塞進孩子的小嘴中去。她輕輕地拍着，低低地唱着催眠的歌兒，慢慢地睜開倦眼，卻見牀前垂着一盞雪亮的電燈。她才醒覺過來，瞧那牀上正蓋着溫軟華美的衾褥，掛着雪白洋羅的帳子，並不見坐在牀前的她的丈夫。她才知道自己正睡在李富翁的傭婦室中，胸間所抱的，並不是她自己的親生兒子，是富家的千金之子。她不由不掛下了兩顆淚珠延頰而下，滴在鬆軟的枕兒上面。她又怕沾污了那鬆軟的枕兒，忙咬唇兒忍住心底的悲酸，喂乳在他家孩子的小嘴裏面。

她瞧着胸間的孩子，不知怎樣的，終覺得這孩子不如自己的親生孩子，雖然這孩子雪白粉嫩的臉兒，比較自己的孩子生得俊！她一眼不瞬地瞧着，她慢慢地發恨起來，她心裏這樣想：

「本來是自己孩子吸吮的乳漿，怎的無端地來喂這旁人家的孩子？可不是爲這孩子，硬生生地劫奪去了自己的孩子養命之源！」

她便非常地恨怒，向那胸間的孩子，很很地睜了一眼，忿忿地把含在那孩子的小嘴裏面的乳頭抽了出來。她不自主地指着那孩子，心裏不絕地詛咒！「呱呱，呱呱……」那孩子又哭出聲來，她便着了慌，怕的是給主人聽得了，要受呵叱；爲的她昨天初來時，她那主人李富翁的那副冰霜般的臉

兒，委實有些怕見；便是那主婦的那副驕傲的氣概，也委實使她有些不敢正視。

「乳媽！怎的使孩子哭起來？仔細，莫貪睡壓壞了他！」果然她的主婦在隔房中呼喊起來。

「可不是呢？這樣的蠢婦人，粗手粗脚的，把小孩子託付她，簡直是危險的事！」她那主人李富翁也接着這樣地說。

她尤其着了慌，怕的是主人辭掉了她，忙說：「不，不要緊，我沒有睡熟。」她忙把乳頭重新塞進那孩子的小嘴裏去，那孩子得了乳，也就不再做聲，她的主人主婦才沒話說。

她經此一番警告，那孩子沒有睡熟時，她再也不敢闔上眼皮；便是那孩子睡熟了，她也不時地從夢中驚醒。她從此只想從夢裏去找尋她的親生孩子，因為她醒轉來時，終是懷抱着旁人家的孩子在胸前。

有一次，她又回到她自己的家中，在夢境裏邊。她懷中抱着自己的親生孩子，把乳頭在孩子的嘴裏面，輕輕地拍着，低聲地唱着催眠的歌兒。她那丈夫又走了進來，她忙向她的丈夫搖頭示意，意思說：「輕些，孩子要睡哩！」她那丈夫仍是愁眉苦臉地坐到牀前的破杌子上，兩手扶頭，不絕地

長吁短歎。她也知道明天將有斷炊的憂慮；但她的懷間的孩子，正要入睡的當兒，她便甚麼都不問，輕輕地拍着她的孩子，仍是低聲地唱着催眠的歌兒。

「我想……」她那丈夫望了她一眼，「與其這樣地守死，不如我們暫時分離，去找一條生活之路。」

「啊，你可是要出門去尋生意嗎？」她淡淡地問了一句，仍是輕輕地拍着她的孩子，仍是低聲地唱着催眠的歌兒。

「不，我想，我倒可暫時出門去，爲的機會已來找尋我們，使我們有希望在生活中得到安定。」她那丈夫望着她說。

她十二分的驚疑失聲地說：「啊！我出門去去到甚麼去處？」她又覺得聲浪太高，怕的驚動她的孩子，忙縮住了口，瞧那懷間的她的孩子時；那孩子已睜開了眼睛，烏溜溜地向她轉動。她又禁不住低下頭去，在那孩子的臉上，深深地吻着。那孩子似已感受到了他母親的慈愛，怪可愛的嘻唇一笑，又鑽到他母親的胸前，含着乳頭吸吮，兩眼仍烏溜溜地時時瞻望他的母親。

「我的寶貝！我的生命……」她覺得從心底裏冒起一縷熱氣，冲到喉間，不由她不這樣地說。她那丈夫對她所說的言語，早已不在她的耳間；她對她丈夫所懷的驚疑，早已消渙於無形；她內心所嵌着的，祇有這才生數月的眼前的可愛的嬌兒！旁的什麼都沒有。

「唉！你寶愛這孩子，中甚麼用？沒衣給你穿，沒飯給你喫，我想，你還是出門去吧！」她那丈夫接着說。

她低頭瞧着懷間的孩子，笑盈盈地說：「要是能够帶我的寶寶同行，甚麼地方都可去。」她又向她的孩子逗笑，「寶貝！你是我的生命呀！這話對嗎？唵！笑哩，笑哩！我的寶貝！」

「呱呱……」她不由不着了慌，耳邊只聽到孩子的哭聲。她那親生的孩子，剛對她嘻唇而笑，怎的，無端地哭泣起來？她還疑惑她丈夫的語音驚嚇了她的孩子，她非常地怨恨，怨恨她丈夫不該驚嚇了她的寶貝。她一面輕輕地拍着，低聲地唱着慰安的歌兒；一面含嗔帶怨，埋怨她的丈夫。她似乎覺得還在自己的家中。

「呱呱，呱呱……」孩子的哭聲，不因她唱着慰安的歌兒而停止。她尤其着了慌，抬起眼皮兒，卻

使她惘然地不知置身在甚麼地方？她定了一會神，見身上蓋着的，是溫軟華美的衾裯；牀上掛着的，是雪白洋羅的帳子；垂在牀前的一盞雪亮的電燈，輝耀的眼額生花，睜都睜不開來。她才悟到自己睡在李富翁家的傭婦室中。瞧一瞧胸前的孩子，雪白粉嫩的臉兒，雖然比較自己的兒子生得俊；但不知怎樣的，一點覺得沒有可愛。她只知道自己是被雇的乳母，受了主人的雇值，不得不把自己孩子所應享的天賜飲料，硬把來售給這旁人家的孩子當作飲料！她想：這怕是她職分上應盡的義務吧？

但她一迴想到她自己的親生孩子，已成了失乳之兒，這時正不知如何地呱呱啼哭，睡眠在他的失業的父親身旁，還認做是睡眠在他母親的身旁一樣。可是飢時索食，再也摸索不到他母親的一對乳峯，怎知道自己的生命之源，已給人家硬生生地劫奪而去？她就覺得眼前呈現出他們父子兩個相依爲命的一對影兒來！她似乎見到她自己的親生孩子，爲了失乳的緣故，已消瘦了許多；她似乎見到她自己的親生孩子，爲了索乳不得，在放直了喉嚨啼哭，小手兒向空亂抓，小腳兒不住地伸縮，像被什麼束縛住了，在竭力地掙扎的樣子，不錯，她那親生孩子的身上，已加上了一付慘酷的

桎梏——雇用他母親的李富翁家每月幾塊銀錢！他爲了這幾塊銀錢，見不到他日常懷抱他的可愛的母親；吮不到他母親乳頭上的一滴甜漿，這是何等慘酷的刑罰啊！

她想到這兒，不由不心頭酸味，斗的往往直冒，眼淚也一滴滴地直淌下來。但她的主婦，已在隔房中呼喊：

「乳媽！怎的，孩子哭了許多時，還沒知道這樣的貪睡，怎麼好做人家的乳媽？乳媽？乳媽？……」

「本來呢！我說這婦人是鄉間的蠢物，怕不中用，將孩子交付她，委實是一件危險的事！我們有的是錢，那裏不好雇一個好的乳媽。比她聰明的，比她精細的……」她那主人李富翁盛氣地說。

她慌了起來，忙咽住悲酸，偷拭着眼淚說：「不，不——我醒着呢！主人！」

「嘿！醒着那麼，怎的任聽孩子啼哭？你又不是雙子？」他那主人李富翁這樣地駁難。

「是呀，你又不是雙子？孩子還在啼哭呢！要是你有什麼不願意，明天，就給我走吧！」她那主婦發怒說。

「是，是……」她再也回答不出話來；也不敢回答出什麼話來，慌忙把乳頭塞進孩子的小嘴

裏面去，沒奈何輕輕地拍着，沒奈何口中唱着催眠的歌兒，像對待她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可是她頰上的淚痕，還沒有乾；心頭的酸味，還沒有消失；但她不得不懷抱着他家的孩子，盡她被雇的責任上的應盡的義務——在她的心理上，終是這樣地思想。但她一迴想到她的親生的孩子時，她終覺得這是人家的孩子，心裏不由不起一種憎惡的念頭，雖然是個雪白粉嫩的孩子。

她就想到那哭泣的一夜：她那丈夫硬逼着她出去幫傭——到城裏去當做乳母。她怎麼願意呢？她什麼都願意，獨是要她捨棄了才生數月的親生孩子，去到數十里外的城裏當做乳母，那是萬萬不願意的。但有什麼法子可想呢？明天的斷炊，自是意料中事；後天，再後天……也沒有什麼指望，不願意也要願意；終於她不得不忍心地割捨了她的慈愛，答應了她的丈夫要求。

她怎麼願意呢？她的眼淚便是她不願意的表示，她夜間哭泣，直至天明，眼淚沒有一時一刻的停止。她也不敢怪她的丈夫；她也沒有怨她自己的成分，她祇仰首視天，怨那上帝的太不公允。她整整地哭了一夜。她眼見得懷間的自己的親生孩子，陽光投射到他蘋果般的臉兒上時，便是她們母子倆分離的時候。她怎樣不心酸淚落，眼淚滴落到她自己的親生孩子的臉上時，她那做母親的一

顆心兒，正似刀一般的割切，一片片地分碎開來！眼淚滴到她自己的親生孩子的脣上時，那孩子便錯認做他母親的乳頭上的生命之漿，尖尖地舌兒，不住地向脣上吮舐；蘋菓般的小腮兒上，還時時地漾出小小地笑渦兒來，她怎樣地割得下，她臉貼在自己的孩子的臉上，再也不願分開——不願一時一刻兒分開。

陽光是最酷虐的無情物，一點都不肯慈悲，終究把她們母子倆生生地分拆開來；但這哭泣的一夜，她終不能忘記——萬萬不肯忘記的！

她每從夢裏醒來；或者給那富家的孩子啼哭驚醒過來，她眼見溫軟華美的衾褥，蓋在自己的身上，她終覺得沒有自己家中破舊被褥的溫和；她眼見雪白的洋羅帳子，掛在牀上，她終覺得沒有自己家中千補百綴的帳子的可以動人憶念；她眼見雪亮的電燈，垂在牀前，她終覺得沒有自己家中煤油壁燈的討人喜歡；她眼見一雪白粉嫩的孩子，睡在自己的胸間，她終覺得沒有自己家中的親生孩子的值得疼愛！但有什麼法子呢？數十里的城鄉間隔，好一似天上人間，可想望而不可接近，她沒奈何祇有偷搵眼淚，不敢哭出聲來，怕的是要受主人主婦的呵叱。

她又從夢裏瞧見了她的親生的孩子，不消說，她異常地喜悅！她把牠自己的孩子，緊緊地摟在懷間，「心肝寶貝！」不住地呼喚，不住地吻着，直從髮上吻到趾尖；她好像覺得她那孩子的身上，有一股異常地香氣，值得她這般地吻着。她又似乎瞧見從天上掉下金錢來，恰巧掉在牠的家中，她從此穿也不憂，喫也不憂，整天的捧着她自己的孩子玩笑！乳頭上的生命之源，再也不會給人家劫奪而去。她何等的歡欣！何等的快樂！

她一轉側間，可憐那懷裏的嬌兒，已變做了人家的孩子；她仍在李富翁家的傭婦室中，懷抱着人家的孩子同睡。她那夢裏的嬌兒，已給那懷間的孩子的啼哭生生地分拆開去；縹渺的歸程，也給那夜神的暗幕，無端地阻隔住了，再也盼望不到。她又潛然淚下，埋首在那孩子的頭上，兀自飲泣不止！

她覺得那懷間的孩子的微微地呼吸，直呼吸到她的悲愴的心上；那孩子的體溫，也熨暖了她的冰冷的心腸，和她自己的親生孩子，似沒有什麼兩樣！她不由不在那孩子的頭上，輕輕地吻了一下。她吻着了那懷間的孩子的乳髮之香，她不由不心頭跳躍，把那懷間的孩子，緊緊地摟着，臉假臉

她不願分開。她既瞧不見夢裏的自己的嬌兒，他不由不把人家的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一般！但她那頰上的淚珠，已一顆顆地沾濕了懷間的孩子的兩腮。

她怎知道，她那自己的親生孩子，爲了失乳的緣故，已枯瘠到不成樣子？她怎知道，她那自己的親生孩子，爲了失乳的緣故，已由枯瘠而成病？她怎知道，她自己的親生孩子，天天的放開了喉嚨啼哭，在哀求冥冥中的主宰，賜給他一點生命之泉——他生身母親的血化的乳漿？她怎知道，她那丈夫的來信，完全是哄騙她的語言——「孩子無恙」

她一天天的把人家的孩子，當作自己的親生孩子一般看待。她覺得只有這樣才能減少她的悲懷，她便只有這樣地做去。但她的主人主婦，還時時地呵叱相加，絕不顧念到她捨棄了自己的親生孩子，來到她家哺他們的孩子，是怎麼一回事？況且——她自己的親生孩子，爲了失乳的緣故，還在病中哀哀地啼哭哩！

唉！誰注定這生命之源——乳漿——只許富家的孩子享受；貧家的孩子，好像是應該犧牲的？

小詩二首

(夏病梅)

(一)

春風吹來了，

他是吹去了世上一切不平的氣象。

還是帶了些苛刻的條約來。

(二)

斜陽影裏，

倦鳥歸巢。

你莫看他小，

他也有家。

我呢？故鄉在千里外。

# 日 常 用 書

人人必讀 · 家家必備

## 日用百科全書

正編第十三版 洋裝二巨冊 定價 六元  
補編第二版 洋裝一巨冊 定價 四元

本書取各科必要智識為有系統之組織作詳明之記載內容精博體例謹嚴取材特重本國事實合於國人需要發行以來已重版十餘次近自補編出版最新發生之重要事物復已儘量采入矣各界日常參考學生課外瀏覽此書最為適宜

## 少年百科全書

九類分裝二十六冊 定價 布面三十元 紙面二十元

本書係根據美國 The Book of Knowledge 一書編譯而成對於世界各國的狀況數千年來的史蹟歐美的各種名著自然界的各種事物宇宙間的奇象異蹟以及科學上美術上的製作都有詳細明晰的評述概言之凡一般少年和中小學生所需要的參考資料本書無不包羅齊備

## 第一中國年鑑

第三版 洋裝一巨冊 定價 四元

國政大端社會瑣細典制沿革公私統計凡為國民應所熟讀是書羅載國家土地人口政治軍事財政金融交通水利農工商業教育宗教以及一切人民必要之知識都凡三百萬言統計一門占全書三分之二以賅簡明確之方俟按圖索驥之助洵為國民必備之寶筏

## 增廣 商人寶鑑

第七版 洋裝一大冊 定價一元六角

本書出版以來頗合社會需要迭次重版將內容大加增訂較之初版材料幾增一倍全書分十二大編凡商業上組織經營管理諸大端之常識無不應有盡有商律稅則商業習慣法商用法文件程式等備切實用并附廣告圖案多幅以備仿用

日用須知 一冊 五角  
食品經濟學 一冊 五角  
實用一家經濟法 一冊 二角五分

中西驗方新編 一冊 一元五角  
上海商業名錄 布面八角 紙布六角  
親民電報彙編 (附送索引) 十五元

簡易電報表 一冊 一元  
明密碼電報 一冊 一元

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一冊 一元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幾方面計算

凡事，僅從一方面計算，甚是容易，若從幾方面計算，欲得萬全者甚難，即如儲蓄一端，既要穩固，又要有利，更要有特別希望，三者已不可得兼，况又要取用便利，方法正當，能於種種方面，無一缺點，且極完備者，惟有本會足以當之，本會保障儲款之數，人所盡知，穩固自不必說，期滿還本，又有紅利，有利亦不必說，每月特獎，已有三萬五千餘元，希望之大，不問可知，此外若照章行事，二年以後，隨時可以抵價，其便利與正當，又何待言，是以人苟不願儲蓄則已，如願儲蓄，由幾方面計算之後，無有不願向本會入會者，此佈。

上海法租界多亞路七號

## 萬國儲蓄會啓

詳章函索即寄



## 別了十年的故鄉

張碧梧

這是多麼可欣慰的事啊！浪跡天涯的游子——我，如今居然得到一個機會，可以回到一別十年的故鄉去；時時縈繞在懷海裏的故鄉，不久就可實現在眼前了。料想上去。這十年以來，故鄉的人事必已有大大的變更，故鄉的一切狀況，也必已有大大的進步，回到了故鄉，便可一一的觀察，領略，離愁充滿着的胸懷間，頓時進出非常欣慰的情緒。

汽笛嗚嗚的鳴着，機聲軋軋的響着，載着我回到故鄉的這隻小輪船，彷彿也爲我十分欣慰似的，正很奮勇的從江心的波浪間前進。這必是我的歸心太迫切了，仍嫌牠行得迂緩，偶然從

繪窗中朝外瞧着，覺得江中其他的行船都正迅速的往來，祇有我這隻船却如已經拋錨泊定了。我悶極了，暗想在這船上的乘客們當中，和我懷着同樣的感想的人，必然不少，他們也是很熱望的能毅早一刻踏上他們故鄉的土地，但同時必也有若干乘客正怨恨或詛咒着船行得太快，因爲他們的故鄉已逐漸和他們離遠，而隱沒到地平線以下去了。——呵！故鄉是何等的令人留戀！

太陽也許是要回牠的故鄉去了！漸漸的向西方落下，牠又似乎害怕我們嫉妬牠回去得太快，要安慰我們的躁急的心

情，仍把牠的殘光斜照着我們，並不許我們再因感受着那迷漫夜色的沉悶，回憶起孤身作客的懷寂和悲哀。

就在這斜照着的夕陽光中，船中忽的起了一陣紛擾，許多乘客都在忙着整理行裝，我知道船已行近我的故鄉了，也連忙把衣囊整理妥備。

船已緩緩的攏岸了；在離開岸尚有五六尺遠的當兒，那班挑夫、轎夫、車夫……已爭先恐後拼命似的從碼頭上跳到船上，一雙竭盡他們的聲帶的所能，發狂似的叫嚷着兜攬生意；我又瞧見其中一人跳時不慎，失足跌落河中，我正要替他呼救，他却毫不介意，早從水中潤到船旁，舉起兩手攀住船舷，一躡身跳上了船，任憑那水淋漓的衣服覆在身上，夾在他的伙伴中照常尋覓他的主顧。這種頃刻致死的危險，彷彿是他們日常經過慣的，跌落水中的本人，既不以為奇，旁觀的人也儘可不必失驚。因是，我不禁暗忖道：「這正是人類生存的競爭的表現啊！既生而為人，——凡是有生命的一切，都各自秉賦着生存的競爭的本能，造物若是把生命和這種本能同時給與他們或牠們的；即如像

我這一類的人們，不惜遠離了可戀的故鄉，甜密的家庭，獨自見四方奔走，受盡了兩打風吹的辛苦，嘗遍了異鄉孤獨的悲涼，不正是爲着生存的競爭嗎？！競爭得如此劇烈，全爲的是生存艱難！」

我一手攬着長袍，一手提着皮包，從船上走上台階式的木碼頭，我正拾級而上時，忽聽見身後有一個異鄉婦女的聲音很高昂的說道：「這地方是個大縣城，來往的旅客這般衆多，怎麼這碼頭竟簡陋到如此，彷彿是十八世紀的建築物」……她又做出一種怪腔，充滿着譏諷的意味。我聽她居然在這繁密的人叢中，公然譏評我的故鄉，况乎她又是一個異鄉之客，未免太瞧不起我的故鄉，我很覺憤憤不平；但是我並非那專制的君主，當然不能干涉她的言論自由，祇得掉頭朝她瞪了一個白眼，總算是爲我的故鄉積出一口冤氣，使她曉得我的故鄉未嘗無人。可是我旌又動了一念，暗想到：「是呀！我記得十年前我從故鄉勸身出外時，這碼頭便是這樣，當時我曾暗念這碼頭委實有改良的必要，上下的人固然很不便利，脚下偶一不慎，並有跌落河中

發生生命上的危險，怎麼已隔了十年之久，如今這碼頭仍是依然故態？輪船公司的辦理人，真個祇知道一己賺錢，太不顧乘客的利害，地方上的人也未免太拋棄督促的義務，毫不注意公益了。」這個念頭的力量，把方纔我對那異鄉婦女的憤怒之心頓時撲滅乾淨，我並覺得愧對她，以為她或許本知道我是本地人，故意把那話說給我聽，我便不敢再抬頭朝她望，把頭深深的低着，大踏步的前行，巴不能一步就遠遠的離開了她。

我不禁吃了一嚇，這粗暴的聲音從那裏來的？我忙抬頭瞧瞧，見是一個雙手挽着黃包車的車夫，問我要不要乘車，我這纔心定，且又高興起來，通行黃包車，不正是我故鄉的一種交通上的新事業？誰說我的故鄉在這十年中毫無進步？我便很驕傲的跨上這黃包車坐定，把皮包放在踏腳上，把去處告訴了車夫。車夫一壁前行，我一壁定睛向四下裏瞧着，要瞧瞧我故鄉的市政上的種種改良。誰知首先送進我眼簾的，便是從前持為交通利器的那種獨輪的小車，有如蝸牛綠壁爬行，慢吞吞的在地面上蠕動着，並有一派尖銳而嘈雜的聲音，從那車軸間不斷的放出，彷彿

是特地慰藉那疲勞的車夫不因車行太緩而煩悶。我知道這種小車的獨輪，最易損傷路面的平坦，行動迂緩，還在其次，怎麼如今仍然存在着？是呵！改革一件事，總有一定的程序，我想主持市政的先生們必已有見及此，不過尚未實行改革到此罷。然而我這一路瞧來，見街道的狹仄，路面的崎嶇，……和十年前我在故鄉時仍是一般，絕無一些經過改革的新氣象，路面經過十年中的腳踏，車碾，雨水冲刷，且較前越覺凸凹不平，我坐在這黃包車中，顛播掀動，簡直和坐在遇了大風浪的海船上一樣，這個不能不使我十分懷疑而失望。這當兒，我這輛黃包車已進行了一條彎曲而仄狹的街道，——是十年前我常常走過的所在——剛轉了一個彎，湊巧迎面又來了一輛黃包車，幸虧車夫都不會跑，不曾撞了滿懷。祇是這街道委實太仄狹了，兩輛黃包車無法交馳而過，唯一的救濟法，祇有一輛仍退出街口，讓那一輛走過去，再行前進，無如這兩個車夫都不肯退讓，各自把兩手提着車槓，站定了高聲怒罵。因此這條街道的交通，立時斷絕，許多步行的路人，也沒法擠過去，都呆呆的站着，靜候這兩個車夫交

涉的解決，從街道的兩頭行來的黃包車，又絡繹而至，竟把這街道擠得水洩不通。真有維持交通責任的警察，不知往那裏閒逛去了，後來還虧得那些熱心的路人的調停，因為我這一方距離街口較近，這一方的黃包車一齊退出街口，先把從對方來的黃包車放行過去，這交涉纔得解決，街中的交通也纔得恢復，可是已足足破費了十幾分鐘了。我不禁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在這樣的街道和路面上通行黃包車，徒然妨礙交通，使乘車人感着一種特殊的痛苦，地方上又何貴乎有這種似屬於新事業的黃包車？」

我的表兄宋春三和我感情原很融洽，在我尚未前往會他之前，他已知道我回來了，先趕來探望我；我和他談話之下，知道故鄉的親友中已死掉了好幾位，其中儘有方屆壯年，正可奮發有爲的，於此不能不嘆人事變化無常了。他並誠意的約我去到書場聽書，說是一位很有聲名的說書先生正說英烈傳，著實熱鬧好聽，我不便拒却他的好意，祇得勉強答應下。我曾曾領略過

坐黃包車的麻煩和苦痛，竭力主張安步當車，步行而往，他也就曲從了我的意思。我們行了不多一會，已到了那所謂書場上，我見一切形式和佈置，和十年前完全相同，三間矮屋，已破敗不堪，牆壁上的白粉已是逐漸脫落，露出裏面灰黑色的牆磚，遠遠的望過去，到很像在白壁上繪着黑色的種種圖案。屋的中央那張用木板搭成的台上，坐着一個儉俗鄙野的說書先生，正放着破竹似的喉嚨，手舞足蹈的說着。台的前，左，右三方，縱橫放着許多粗木製的長凳，和十幾張經過修補手續的方桌或長桌，櫃上滿滿的都坐着聽客；我定睛細瞧，見故鄉的一班故老號稱紳董的，大半都雜坐在當中，有的手捧水煙袋，有的高擎旱煙管，正很注意而露出津津有味的神氣聽着說書。我這表兄在人叢中揀着兩個座位和我坐下，我旋即向他道：「你可是天天來聽？」他微笑應道：「我差不多天天來，一則此外沒有消遣的去處，再則到了這裏，總能遇見許多熟人談談天。」我指着那班故老們又問道：「他們也是無日不到嗎？」他點點頭道：「我忍不住的低低的說道：『內地的先生們真是知足！真會享福！坐在這矮屋中的

破欄上，聽着這夢囈似的胡話，便以爲人生樂趣不過如此，放着地方上的許多事情，——應該是他們這班紳董做領導，而含有真樂趣的。——一些不想去做，甘心留滯在時間的軌道上，要做時代的落伍者。真覺可惜而可嘆。我並想倘有外鄉人或是他們目爲後生小子的，願意替代他們的工作，他們倒會以紳董的資格，面目，出來干涉，反對，他們彷彿是要全力保持地方上的一切古舊腐敗的狀況，絕不許改進和革新似的，這又覺得可怪而可恨。」我這表兄也是偏於守舊的人，聽了我這話，便笑道：「你好大膽！居然敢在這許多老鄉親面前，大罵起他們來，當心他們要開會館，逐你出籍。」又正色道：「老表弟，內地的事情不過如此，原不能和那些大商埠，大碼頭比較啊！你說地方上一無改進或革新的事業，這話也錯了，現成放着一處經過改進和革新的地方，可惜你不知道。」我微覺驚訝的忙問道：「請問是甚麼地方？」我這表兄大概已瞧出我無心聽這說書，乘勢便道：「那地方離此不遠，你倘要去賞鑒賞鑒，我可立刻伴你前去？」我連連道好。他們說的那曾經過改進和革新的地方，原來是一座私家

的大花園，——是當地的一位大紳士建造的。——確是十年前所沒有的，園的結構，是參合中西，着實精美，在這毫無生氣的舊的地方上，當然能算是一件新事情了。我和他在園裏逛了一會，便向他道：「這個倘是公園，的確是地方上一件新鮮而和民衆有益的事，可惜是私園，却就毫無價值了；因爲園裏雖是崇樓傑閣，是享受的，祇有園主一人，雖是花木扶疎，空氣清潔，能夠賞覽和呼吸的，祇有園主一人，公共方面既分享不着絲毫利益，地方上便是有十座這樣的花園，又有甚麼影響，一些也不值得希罕。」——唉！這本來也是內地先生們的一種惡觀念，無論甚麼，祇想據爲私有，不肯稍爲公衆着想，內地的地方上難得有進步，也正爲此……」

別了十年的故鄉，一切絕無變化進步可言，——祇不過死了幾個人，是這十年中的顯著的變化，我的故鄉，變化未免太簡單了！進步未免太遲滯了！

我離別故鄉已有十年，如今還是個十年前的我，變化，進步，又在那裏？唉！依然故我……故鄉！



梨花月底兩眉攢。

敲遍闌干。

(豐子愷先生作)

# 成功捷徑

以有限的金錢時間  
博畢生受用的知能

本社創辦已十三年成績昭著來學者多能於最短時間收最滿的教果所以本社是一般有志上進而不能入校讀書者到成功的一條捷徑  
本社現設五科均可隨時報名加入



## 講義完善

本社講義均由名家編訂取法各專科之精華內容豐富主編者均係名師所選

## 改革卷精當

批發零售均宜尤速之易收效通

## 學費低廉

本社以補助教育為宗旨雖講義之精而取費之廉求

##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 英文科

本科分四級最近第三級加授「商業地理大綱」略識英文者即可加入第一級四級讀完時即能讀寫如意選科分九門為有志專修一二門者而設

### 國文科

分初中高三級每級一年畢業教材分課本講義兩種熟練操作應用文字之技能灌輸國文學上必要之知識答案及作文均詳細詳改

### 國語科

由國語專家擔任教授科目完備最近更加授方言校正國語詞類速書兩科並給與學員以當面校正讀音之機會尤切實用

### 算學科

設「算術」「代數」「實用幾何三角」三級講義用淺顯英文編輯難解字句及專門術語皆附漢文註釋凡欲投考學校及從事於商業計算與物理工程等學術技能者均可入社肄業

### 商業科

預科及專門科兩部業已開辦關於原理技術管理諸門無不具備並聘請商業專家擔任教授講義用簡明英文編成程度與大學相當取材適合國情俾能養成中國新商業之高級人才

▷ 報名簡章及名錄 ◁ 上海及各省市商務印書館 ◁

# 棕欖香皂



## 爲何用香皂？

若有以「爲何用香皂」爲問者  
吾知雖屬童孩亦必以「用香皂  
所以清潔皮膚」爲答也然默察  
世之用香皂者則往往反是雖用  
之而並不究其能否清潔皮膚一  
若不知用香皂之原意也者竊以  
爲惑矣

棕欖香皂係沿數千年相傳之古  
法精製而成與今之專重香氣不  
講用後對於皮膚之如何者不同  
凡用香皂而欲不負吾人用香皂  
之原意者惟此棕欖香皂而已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啓



囚

(陳道希譯)



一三二九

原名 The Prisoner

著者英國 John Galsworthy

初夏芳辰，在一個倫敦花園中，小鳥還不會失去牠們的春唱，樹梢還綴着牠們最後的花朵，我們朋友突然地問道：

「呀！一隻金翅雀！黑雀是有的，還有許多的畫眉和雲雀，夜中有一隻貓頭鷹，還有一隻鷓鴣隊裏的哥倫布，牠正正經經地，一年一度，把這綠樹成林的小島，錯認作康脫和塞萊的大陸。但是一隻金翅雀——永不會的！」

「我聽見的——在那廂！」他又說道，隨即立了起來，向那屋子走去。等他走回來以後，我們的朋友重復坐下說：

「我不知道你養着一隻籠鳥！」我們就說我們的廚婦有一隻金翅雀。

「一個老頑固！」他就說。

一些強烈的情緒分明已在他心裏發生，我們兩人中誰也不能了解。

他猝然說：

「我不能忍受物處於籠；走獸，鳥，或者人。我不願想牠們，或是看牠們。」含怒似地看着我們，彷彿我們曾經乘機飭出他這個白白似地，他很快地講下去：

「幾年前我同着一個正在探問社會情形的朋友，勾留在一個德國的城中。他有一天要我同到一所監獄裏去。那時，我從未見過一所監獄，我就答應了。正是同今日一樣的一天——天無片雲，還有那種冷峭活潑的光輝在各物上面，是德國幾處地方所特有的。這所監獄，在城的中心，是座星形的監獄，在那裏依了班德維兒的計劃造的。這制度據他們說來是同好幾年前這裏行着的一樣

的。德國人那時是——無疑，現在仍然是迷信着，把他們的囚犯關在完全的孤寂中。但是在那時候，這制度對於他們是一件新的玩傢伙，並且他們是正懷着，貫徹專摯的意志，在享受這玩傢伙，這種貫徹專摯的意志，是德國人從事於一切事物時所必有的。我不要描敘這所監獄，或我們在此中所見。這所監獄，像這種可怕的組織能夠，是管理得不錯的，我敢說。那個監獄總監，無論如何，給我以很好的印像。我只要簡單地對你講一件我永不能忘的事，因為這事永遠地象徵給我看一切生物的樊籬——或人或獸，大的小的。」

我們的朋友停了一歇；於是，他聲音帶着了增加的顫動，好似覺得自己是在施橫暴於他生性的持斂，他講下去道：

「我們已經遊遍了那個灰色的地方，那監獄官問我，朋友要不要看看一兩個『終生監禁』的囚犯。」

「我要給你看一個，」他說，「在這裏住了二十七年的囚犯。他是，你要知道——我還照樣記着他的話——」因為囚禁得長久了，「有些憔悴了。當我們走向那個囚犯去時，他們對我們講他的

故事。他是一個細木工匠的助手，在童年時候，加入一羣流氓中去搶劫他的主人。搶劫時着了慌，他盲目地放出了槍，把他的雇主當場打死。他被判決死刑，但是，有一個皇族因為看怕了死屍——我相信是在沙度華（普奧大戰）大戰看怕了的——起來下赦令，他的判決就改爲終身監禁了。

「我們走進他的洞中時，他正一動不動地立着，注視着他的工作。他看去好像已經足有六十歲，雖然他還至多不過四十六——一個彎駝，戰抖着的殘骸，蔽着一條棕灰色的圍裙。他的臉龐有別種囚犯都有的乾枯的顏色和皺紋。他好像沒有面容的特點；他的雙頰深陷；他的兩眼很大，但是，回想起來，我記不起他眼睛的顏色了——或者，竟是沒有顏色了罷。當我們一個一個地從那扇鐵門中走進去時，他摘下了他的圓帽，——也是棕灰色的，同他身上一切的顏色一樣——露出了他蒙有塵垢，幾乎禿頂了的頭顱，頭後還有幾根灰白的短髮，他「注意」似地立着，很卑謙似地注望着我們。他好似一隻眩於晴光的貓頭鷹。你們看見過一個小孩子第一次生病的樣兒嗎，——爲了他自己的疾苦，充滿着驚惶迷惑？他的面貌正是這樣，但是，是這樣特異地溫良，我們已經看過了許多囚犯了，而他是獨有那可異的溫良的一個。他語聲也是這樣：「Ja, Herr Direktor — nein,

Herr Direktor! ” (是的, 官長先生——不是的, 官長先生!) 溫柔而且頹喪——我現在還記得——聲音裏沒有一絲的意志力留存着。」我們的朋友停了一歇, 蹙着眉尖, 想用力再現出那幅圖畫。「他手中拿着,」他隨即說道,「一頁硬紙, 在這頁硬紙上面他用着聾啞者讀的刻寫的字母, 抄錄着新約。」當他用他瘦削的手指在凸字上摸過, 指示我們聾啞的讀來怎樣容易時, 你可以看見他的雙手, 是塵垢得像磨坊司務一樣。在那洞中沒有東西可以生得那塵垢, 我相信他手上並非真的塵垢, 是那株「人植物」裏的排洩肪汁結了子哩。當他拿起那張紙時, 這層污垢就隨着手上的皮戰抖着, 彷彿一隻蟲兒的翅膀。我們中間有一個問起他工作着的凸字是誰發明的, 說了一個名字。「不是, 不是,」他說, 他戰兢兢立着, 急切地想思索出那個不錯的人名。最後他垂下了頭, 咕囔說道:「唉, 官長先生, 我不能够。」於是, 猝然間, 那個人名從他唇間發出。在那時, 第一次, 他正正確確地看去像一個人。在那時以後, 我從未看出自由的價值, 我從未看出我們人與人相關的真實; 我從未看出心胸的必需時時刻刻有聲色的激動, 必需有記憶, 或用我們所記憶之需要。「這個人, 你們看, 一生無所用其記憶力; 他如一棵放在露水不到處的植物。看他只在記起一個人名, 那種樣子在他面

上閃過，真有如發見一小片留在枯樹心中的綠葉一樣。人，我對你們說，是奇異的——是上天生物中最經久的一種動物！」我們的朋友立起了身，開始踱來踱去。「他的世界並不大；只有十四尺長，八尺闊。他在這世界中住了二十七年，連要將老鼠作朋友都沒有。他們在監獄裏辦事是十分徹底的。想想看那人身機能的要素，那強烈的原動力怎樣了，倘然一個人那樣地活着……你猜猜看，」他講下去，猝然轉臉過來向着我們，「什麼東西竟還保持着他一絲殘留的理性活着不死——好，讓我對你說：當我們仍在看他的「聾啞」字時，他突然將一塊同大照片大小相似的木板遞與我們。這是一幅少女的畫像，少女坐在一個花園的正中央，手拿着鮮明的花朵；背景是一條曲折的小溪，溪有蘆葦，溪邊上立着一隻奇異的鳥，有些像烏鴉。少女身畔是一株樹，垂着累累的碩果，很稀奇地一個樣式的，與世上一切的樹不像，然而此中有些東西，是凡樹所同具——一種好像具有靈魂的樣子，一種是人們良友的樣子。那個少女用着一雙滴溜圓的藍眼睛凝視着我們，而她手中的花朵也好似在凝視。這整幅的圖畫我看來是充滿着——我怎樣說呢？——一種神妙。這畫具有一幅古代意大利畫的組野的顏色和結構，同樣的被專誠所戰勝的困難的樣子。我們中有一個問他被

禁以前可曾學過繪畫，但是他誤解了這個發問。「不是，不是，」他說，「這位官長先生曉得我是沒有模型的。這是幅幻想畫！」他給我們的微笑可以使一個鬼流出涕淚！在那幅畫裏他畫進所有他靈魂企望着的東西——女人，花，鳥，樹，青天，流水；以及他已被剝奪了的精神上所有的美質。他一向在工作着此物，他們說，整整有十八年，毀了重畫，畫了再毀，直到他作出這幅第一百次的畫稿。這是一幅精品。是的，在那裏他住了二十七個年頭，被判定終身熬着這活死刑——沒有一切自然事物的香味，聲，和觸，連關於牠們的記憶都沒有，然而從他飢饉了的靈魂中，演化出這雙眼充滿着神妙的少女，手裏拿着花。這是人的精神最偉大的勝利，這是我生平僅見的最偉大的藝術力的實證。」

我們的朋友發了一聲笑：「但是，一個人的心是這樣地麻木，我當時竟還不會了解那個囚犯生命中的創痛。但是後來我了解了。因為當他回答監獄長的問他身體怎樣的話時，我偶然看見了他的眸子。直到我老死之日，我將要永遠不忘這雙眸子。牠們是血肉的悲劇——所有他曾生活於中的孤寂和沉靜的永遠，所有在他未死以前，他還是要生活於中的永遠，都從這雙眸子中現出。這雙眸子所有可憐的煩苦，比一切世上自由人眼睛中的總量更要多。我那時不忍看牠們，就急急

走開這洞。我那時——不但那時，直到現在，覺到人們所說俄羅斯人——爲了他們所陷入的一切殘忍——受苦熬痛的神聖。我覺得我們全體都應該拜倒在他的面前；我覺得我，雖然我是自由的，無邪的，在這活着的支解骨骸前只是一個騙子，一個罪人。不論他曾經犯了什麼罪——我不管牠是什麼——那個可憐的迷失了的生物是這樣地清白無滓，我只是他足底下的微塵罷了。當我想起他的時候——他還在那裏，據我所知——我覺得一種狂暴恨着同人類從我心中發起。我感到世上一切關在樊籠裏的生物的深痛。」

我們的朋友背轉了頭，好久不聲響。「我記得我們歸途中，」他最後說了，「我們驅車過斯臺特公園。那裏，又光亮又自由；各種的樹木——香橡樹，銅掬，柚木，楓樹，白楊，赤楊，以及開着花的蘋果樹，都在吐發牠們的香氣；枝枝葉葉都燦爛着快樂。那場所有許許多多的鳥，自由的象徵，飛來飛去，在陽光下提高了喉嚨在歌唱。是的，這是個仙地。我又記得那時我在想着自然界中只有人和蜘蛛兩者，引誘了別的動物磨折牠們；而只有人類對於同類也這樣冷血地做着。據我所知，這確是自然史中的一樁事實；我并且可以對你講，只要有一次，像我，看見那個人的眸子，他眸子中的說不出的

痛苦，你就從此對於同爲人類的人，生出與前大異的感覺來。那天晚上我靠着一個咖啡店窗口坐着，靜聽着音樂，人語，笑聲，傍觀着人們在街上走過——小店商人，兵士，商賈，吏員，教士，乞丐，貴族，愛快樂的婦女，窗中射出來的光輝，顫動的樹葉，背後是暗藍的天。但是我無聞無見。我只看見那可憐人的溫和的，枯燥的面孔，他的眸子，以及他污垢的，戰抖着的兩手。我又看見他在那地獄中所繪的圖畫。此後我總是看見他，每當我看見或聽見任何寂寞的籠中物時。」

我們的朋友不講了。立起身沒多時，就說聲少陪去了。

(完)

## 哭與笑

(徐實君)

孤兒的哭，窮人的笑，

這都是世界上最難堪的事。

### 說部中之官名

(徐心吾)

說部中之官名。每多蕪雜錯舛。而後代之官名。又屢見羈入。卽舊說部中之有價值者。如紅樓夢。西游記。尙且不免。遑論其他。江順怡讀紅樓夢雜記云。『西游記托名元人。而畫中有明代官爵。今紅樓夢書中有蘭臺寺大夫。(見原書第二回)及九省統制(見第四回)節度使(初見第十五回)等官。又雜出本朝各官。殊嫌蕪雜。』蓋蘭臺寺等三官名。俱非明代官爵。而又雜以清代官名也。西游記中則有錦衣衛、司禮監、東城兵司馬、大學士、翰林院、書科等官名。皆明代制也。

又嘯亭雜錄則謂金瓶梅敘宋代事。而以宋明兩代官名。羈亂其間。最屬可笑。又謂著者尙未見商輅宋元通鑑者。何論宋金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譏陋若此。必爲贗作無疑云。

## 瀕死

張慧劍



老涂在鐵路局裏，當了十六年的工頭。在他過了五十歲的生日以後，路局裏的司事先生，發覺他已失去適合工作能力的健康；而且神經裏有了異樣不安的徵象。大家商議了一下，將他調到南段一個小站裏，擔任瞭望亭的職務。

這不過是一種變相的養老缺，老涂是知道的。他在這條鐵路服務了十五年，一步一步的向

上昇，很費事的掙到這工頭的地位。這一下，忽然將他降調爲瞭望亭的看守人，這在他是覺得非常的難受。他收拾了一隻行篋，領着路局裏給他的免票，趕到那小站裏去接事。

這一站的站長，缺分雖小，功架卻也不差；他用微斜的左眼，很不和氣的看着老涂，並用一種直率而欠感情的聲調，誥誡他道：

「記着！你要好好的做事，你是派在一百三十五號瞭望亭裏。每月給你十八元的工錢，另外五元六角，是貼還你自家經紀火食的用費。局長那邊來的公事，吩咐我這樣辦，你或者覺得這太菲薄罷！」

「不，」老涂差不多要哭出聲來。

「以前你的薪工，是怎樣的一筆數目呢？」站長看了他那蒼老缺少肉采的臉，不覺也有點替他扼腕。

「四十五塊錢，而且，另外貼還的膳費，是一元九角！」老涂一面答話，一面仍用他那悲傷的目光，注視站長戴的帽子上的金箍。最後，他將

目光移到那迎面的雪白牆上，他完全入於失望迷惘的狀態中。

站長又扳起他辦公事的面孔來，略畧提高他的聲調，說道：「去罷，你那居處——瞭望亭，離這裏約摸有三里多路，你可以找站上的修機匠領你去。」老涂應聲「是，」慢慢的走了出去。他不敢回頭來看站長，他知道站長一定正用那斜眼，輕藐的看着他。

一百三十五號瞭望亭，可以說是設置在一片沙漠中間，除了這小小的四角方亭，容納了一個頹廢的老涂；周圍一英里以內，差不多沒有第二個人。老涂把他的鋪蓋安放在亭裏，又誠懇地

向那修機匠道謝。

「老叔，你老是有坐性的，這個職務，在你可算得是很舒適的了。」修機匠帶笑說，他缺少觀察人神氣的能力；以爲老涂是滿意於他現在所要過的生活的。

「你也許不知道我是曾經做了十六年的工匠，而前年已升到四號工頭的一個人！在這幾年中，我生活在我技能的實驗之下，驕傲地向前進行，連局長還要就待我一些，誰想到僅僅過了三兩年時日，竟會降到這冷寂而苦悶的瞭望亭裏來呢？」

「你以爲這事是不甚合意的嗎？依我看，一

天只要照料六次的往來火車，有時連亭子間的門，都不用踱出。比較我們鎮日跟了洋工頭，東西南北的亂跑，可不樂意得多嗎？」修機匠艷羨似地說。

老涂只低低的歎氣，並不答話。

一年以來：這小站因爲旅客們的上下，比較去年增多，經過幾次嚴密的站長會議，便決定從下月起，將這站升爲二等站。次於特別快車一等的常快車，打這裏過路時，也停他三二分鐘。站員們感覺到地位提高的快樂，一個個喜氣盈眉。

但這退休的老工頭——老涂，卻在這時，又

遇了一件不幸的事。他患着很厲害的病，經站長派人來檢驗了一次。證實他的病，有慎重養息的必要；便給了他兩禮拜的假期，教他往W城總站去住醫院。

醫生皺着眉，把老涂的病，審視了一下；卻想不出適宜的診斷性的話來。最後，他說道：「老工頭，你病勢很不輕啊，一切要特別耽心纔是。第一：你不能再像以前那麼拿憂鬱的心情作踐自己，第二：你絕對不能喫酒，以及各種有刺激性的物事；而且兩禮拜的住院時期，還嫌太短，最好你再繼續請兩禮拜的假。」老涂聽了，很衰弱的應着。他發覺他此刻已陷入恐怖之神的領域，他對於

未來，更加上一層失望的黑幕。他從前所想象的種種可怕之事，在極短促的時間內，將要實現出來了。

在醫院住了三個多禮拜的老涂，病的外露的狀態，似乎不很厲害；但他接了路局裏最後的通知書，限他在兩天內回他的服務地時，他去見醫生。請求醫生允許他出院，免得他將職務革掉。醫生會嚴肅的給他一個絕望的宣告說道：「你要出院也可以。你的病很難望好。至遲不過兩個月，你的心臟，恐怕要有重大的變化。這實在不是人力所能挽救的。你只有忍耐着，等待着，看那病的危險徵象，怎樣的過去！」

「現在到那裏去呢？」老涂悵然望着醫院外的一條大路，他手中拿了一張醫生給他的藥單，和兩包藥粉。他對於現在難堪的處境，想不出什麼補救的法子。最後，他決定主意，掙扎着走到車站。搭了午後的一班客車，回他服務的那個小車站去，繼續過他那沉悶的生活。

站長看見他，似乎很高興的說道：「老涂，你的病好了嗎？你這一來，正在合宜的時候。六點鐘的下行快車，恰好是從今天起，在本站停靠。附屬於本站的瞭望亭，都應當有一種慶賀的表示，來這裏是一串爆竹，你拿去，等那一輛快車打你那

亭子前面經過時，你把這爆竹燃放起來；使我們站上這一樁有榮譽的事，不至於寂寞的過去，你懂了嗎？」

「懂！」衰弱的老涂，說這一個字時，卻沉着有力。

「你懂了，你就去罷。願你做一切事，還像以前那麼順手，」站長含笑說。

「是，是，」老涂一壁答應，一壁走出去。他回到了那一百三十五號瞭望亭，先向那代理人道謝過；然後把亭子裏的東西，檢點清楚。尋出一根竹竿，將爆竹高高吊起，預備插在那軌道旁邊。他木然的做着一切事，沈靜得和一架機器在動作

一樣。他不覺這燃放爆竹的事，有什麼特別的趣味。他以為爆竹發聲以後，引起全車人的注意，或者有認出這低賤的瞭望亭工人，便是幾個月前昂然的一個工頭；那更足增加他的恥辱。但站長的命令，他也不敢違背，爲了生活關係，他只有照站長的話去做。

傍晚的時候，那亭子裏的掛鐘，短針正努力向VI的標號上前進。老涂不甚靈敏的耳官，忽聽到一陣清颺的汽笛聲，遠遠響着。地平線上，慢慢噴起一道黑煙來。他趕忙把掛爆竹的竹竿插好，兩分鐘間，那一條蜿蜒如龍的快車，已和追風掣電般的過去。疎疎落落響了幾聲的爆竹，好像並

不會引動車上人的注意。老涂在極快的一瞥中間，看見那龐大的車頭，釘了一塊紅牌，他認得這是他常常駕御的七號車頭。這時管車頭的，乃是一向做他下手的胡阿四，胡阿四嘴裏啣了一隻香煙，神氣十足的在看着車外野景，一眼看見老涂，臉上立刻便現了一種奇特不可形容的神色：似乎是驕傲，又似乎是憐憫；老涂忍不住紅了臉，偏過頭去。在這當兒，快車，爆竹，胡阿四，七號車頭，以及一切物事；都不在他腦筋以內，充滿了他腦筋的，只有羞愧和憤激的兩種念頭。

老涂悵立在軌道旁邊，直等那快車去得無影無蹤，他的神智纔慢慢恢復過來。以他那一種

好勝而有進取心的人。忽然墮入這絕望的境地，再受了種種難堪的羞辱，真教他不能再安心在這裏住一刻。他想辭職，卻終沒有這膽氣。

最後，他又想到他的病，臨走醫生給他兩包藥粉時，是怎樣的一個神情；他看得非常明白，記得更非常清楚。他彷彿聽到醫生堅決的宣說：

「你不用再瞧了，你只有兩個月可活！」接着，他就悵然的籌畫他如何的消遣這兩個月，盡興的樂一樂罷；他沒有錢，去偷，去騙，或者做些什麼別的壞事罷；他沒有這本領，而且也沒有這決心；他待怎麼辦呢？他不願他那寶貴的兩個月光陰，冷靜的過去，但世界上的一切事，總像冷靜的對待

他。

這老工頭在羞愧和悲哀裏面，又過了一個半月。那潛藏在他身體內部的病神，已開始替他築死的道路。他一天比一天的難堪，他雖然對於這冷酷的世界，沒有什麼濃厚的留戀；但他生命如此的草草結束，是教他很願意而非常的傷感的。他並不把絕望的消息告訴人，他每日仍然照常的做着事。從他外表上，很難看出他是抱了消極的意念；可是他腦中，已漸漸孳生了一種哲學化的思想。他更從這哲學化的思想裏，看透了做人的意味，他常常心口對答的說道：「做人的意味，不過如此。我要使那一般寶視他生命同古

董家寶視古瓶一樣的人，在一剎那間，認識這生命的價值和做人的意味。」

老涂的思想，經了這一個大轉折，更使他的想像增加了不平的負擔。他有時冷眼看那來去快車裏的搭客，驕傲的望着他，他便恨恨的說道：「記着罷，總有一日，給你們認一認生命的真面目。」在許多快車中間，他尤其恨那特別快車；因為這一輪車裏，顯現的富貴色采最濃，給予他不平的壓力也最大。

危險的思想，漸漸將老涂引進另一個奇特的境界裏。有一天，思想給了他一道緊急命令，指揮他做着以下的事：

這時是下午九點鐘時候，天上因沒有月色，分外的顯得黑暗。老涂手提着一盞風燈，從那瞭望亭裏走出來，慢慢的沿着軌道，直走到一架鐵橋前面，立住脚。仰頭看看天，幕也似的雲塊，來去去的着忙，偶然也有一兩陣風，吹在老涂臉上，髻髯告訴他道：「當心點，雨要來了！」老涂卻毫不曾覺得，他的注意力，似乎專注在迎面偉大的黑暗中間。他略略的凝想了一下。忙蛇行過了這架小鐵橋。將風燈向橋樑上一擺，自己也蹲下身去，從身上掏出一包傢伙，裏面全是小斧頭，小鋸子，和幾種啓螺旋釘的器具。老涂把一樣樣的小物件，靠近燈光認了一認，便低頭向軌道上工作

起來。燈光斜照着他的臉，現出一種極嚴重，極兇很，不可言狀的怪神情。

大約是一點鐘以後，老涂因工作過久，似乎覺得喫力！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靜靜的自言自語道：『好了，你們這一般醉生夢死的人，立刻要嘗一嘗恐怖的滋味了。你們在那時，一定可以知道微幸得來的幸運，福命，是不可靠的。』

老涂的意思，很殘忍：他預備教十點三十五分經過此地的特別快車，受一種意外的險。他悄悄的將這架小鐵橋上的螺旋釘，完全啓去，再用鋸將橫欄的木頭，鋸去了幾塊，又用力將鐵板接筒頭的地方撤卸了。如此快車來時，重力一向下

壓，鐵橋的梁木，必定要支持不住而傾斜入水；因爲這架小橋，當建築時，沒有經過十分完密的手續。車上的辦事人，又以爲這橋密靠一百三十五號瞭望亭，不致有什麼危險。老涂平日早留心到這一層，此刻很扼要的對這橋施行了破壞的片段。憑他的經驗和毅力，雖然祇是一個人在這裏工作，而工作的成績很不錯。

斧頭鑿子忙了一會，老涂突然爬在地上，將耳朵貼近軌道聽了一下，趕忙站起身來，把風燈熄了，自己卻一步一步的往後退，退到一棵大樹底下，藏了起來。遠遠的看見一顆小火光，和夏夜螢火一般的浮盪在黑暗之中，越來越近，老涂隱

隱聽到機器輪子轉動的聲音。他披一披嘴，似乎是嘲笑什麼人，又像是憐憫什麼人；他的偉大計畫，雖然立刻要現之於事實，但他衰弱的腦筋，卻並不會感受到何等的愉快。

火車頭上嵌了一盞水電燈，那一道極強烈，極莊嚴的電光，從幾十碼地面外，直射到老涂藏匿的那棵樹上。老涂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他看見有一節車裏，燈火輝煌，懂懂的人頭，不住的簸動。許多人頭中間，有兩顆小而清楚的頭，是兩個小孩。他們倆站在椅子上面，將臉緊貼着玻璃窗向外瞧，一面說話，一面笑；可愛的笑容，映入老涂眼簾，像錐子一般的刺進他腦殼裏面。老涂忍不住

從樹蔭底下跑出來，雙手亂舞的喊道：

「橋斷了，停！停！橋斷了，停！」

正在這時，車頭上的汽笛，像有約會似的響了起來，將老涂的喊聲蓋住。猛獅般的直向前衝去，一節一節的車廂，打老涂旁邊經過。老涂似乎有什麼東西壓住他胸口，他幾乎不能呼吸，也不能再喊第二聲。眼睜睜看那沉重的火車頭，竄上鐵橋；便噹的一聲，像有人在他頭上打了一棍。他眼前的東西，都模模糊糊，不十分看得清楚。他耳官也像失去了能力，一切聲響，都聽不見；只有那恐怖的記憶，還深深的印在他腦筋裏。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新智識

## 叢書

經濟的政治基礎	二角半
衣食住	一元半
都市居住問題	六角
人口問題	六角
家庭與社會	四角半
婦女問題	三角
婦女之過去與將來	六角
優生問題	二角
人種改良學	七角
女子應有的知識	三角
男女特性比較論	七角
性之原理	五角
戀愛與結婚	二角半

杜威教育學說之研究	四角半
柏拉圖政治教育學說今解	二角
近代文學思潮	四角
教育思潮大觀	七角
兒童之訓練	三角
各科之效用與學習法	三角
公民衛生	五角
運動生理	七角
社會問題	四角
社會問題與財政	九角
合作主義	二角
合作論	三角半
湯姆遜日用生物學	五角
海濱生物	四角
地與其生物之進化	九角
人類進化之研究	六角
戰爭與進化	二角半
將來之大戰	五角
中俄關係述略	五角
德國實業發達史	五角
歐洲思想大觀	六角
近代思想解剖	二册
生活系統	五角
柏格森變之哲學	三角
西洋倫理學小史	三角
宗教基礎	三角
比較宗教學	四角
我的信仰	二角
原生	四角
生死問題	五角
動物與人生	六角
生物學綱要	五角半
德國富強之由來	二角
輪運與通信	四角
科學原理	五角
蘭氏科學常談 初篇	五角半
經濟地理學原理	五角
通俗地質學	七角
青春期心理學	七角
商業心理學	四角
心智使用法	三角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超

人(短篇小說集)

冰 心著

一册 四角五分

全集十篇筆致輕盈而有詩意思想和作風都有獨到處

火

〇〇(短篇小說集)

葉紹鈞著

一册 六角

這是葉君的第二創作集包含小說二十篇在藝術和思想兩方面

都比——他的第一創作集——『隔膜』益見精切

芝蘭與茉莉

(長篇小說)

顧一樵著

一册 四角

用樸質細膩的文筆敘述一段婉微純潔的戀情後半篇的事實尤

足使讀者爲之傷感不已

稻草人

(童話集)

葉紹鈞著

一册 九角

葉君把近二年來所作的童話彙爲此集內容極爲優美並附許敦

谷君所作的插圖百數十幅足稱雙絕

繁

星(詩)

集)

冰 心著

一册 三角

短詩一百六十四首雋美秀逸像一顆顆的露珠照耀在太陽光下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乖媳婦

(民間傳說的故事)

呂伯攸

從前，有一個老人，名字叫做阿九。他一共生了四個兒子，三個都已經娶了媳婦，祇有最小的一個還沒有配親。

有一天，阿九要試試三個媳婦的才幹，他便故意叫他們都回到娘家去玩幾天。並且在臨行的時候，他又吩咐大媳婦道：『你月圓去，月圓回，來時必須帶了端陽節，並且用紙藏了雨來！』

對二媳婦道：『你月圓去，月圓回，來時必須帶了中秋節，並且用紙抗了風來！』

又對三媳婦道：『你月圓去，月圓回，來時必須帶了年終，並且用紙包了火來。』

三個媳婦都答應着，別了阿九出門去了。她們走到路上，便把這三個謎語，細細地討論起來。

大媳婦說：「公公叫我們月圓去，月圓回，是甚麼意思呢？」

二媳婦說：「這到還容易的，大約因為今天是十五，月亮是圓的，我們都去了，所以叫做月圓去；到了下個月十五，月亮又圓了，我們便可以回轉了！」

三媳婦忙反駁着說：「不對，不對，就是到下個月，離開端陽、中秋、年終，都很遠咧，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大媳婦和二媳婦，都覺得這話很不錯；況且，這端陽、中秋、年終，又怎麼帶呢？至於那用紙抗風、藏雨、包火，更是做不到的事。

他們想來想去，總是不能把這謎語解釋出來；可是，起先既已答應了他，以後要是沒有法子回報他，怎樣還能回去見他的面呢！她們越想越急，大家都把回娘家去的興趣，完全打消了；三個人一同伏在路旁，放聲大哭起來了。

在路旁的一間小屋子裏，住着一個窮苦的女孩子，名字叫做乖姐。她這時正在家裏劈柴，忽然

聽見門外嚎啕大哭，她急忙扔下了柴刀，趕出來瞧一個明白。

乖姐瞧着這三個媳婦，她便問道：「你們爲甚麼哭，可以告訴我聽聽嗎？」

三個媳婦，便把她們公公說的話，一一告訴了她。乖姐聽了，忙笑道：「這有甚麼爲難呢，我來替你們解釋了吧！」

三個媳婦忙止住了哭，向她請教。

乖姐道：「月圓去，月圓回，照你們的解釋是不錯的；至於那端陽節，並不是真的節氣，祇因端陽節是吃粽子的，所以這端陽節就是指粽子。還有那中秋節和年終，也就是指月餅和年糕……」

三個媳婦還沒有聽完，便破涕爲笑的道：「這到很容易，就是店家沒有這種東西賣，我們總可以想法做起來的；可是，還有那三件東西呢？」

乖姐道：「你們不要急，聽我慢慢地講吧！那用紙抗風的話，實在就是說扇子；用紙藏雨的話，就是說雨傘，用紙包火的話，就是說的燈籠。你們祇要照着帶了回去，包你們可以沒有事！」

她們聽了都很滿意，便各自分頭回娘家去。直到下個月的十五，大媳婦便照着乖姐的話，辦妥

了粽子、扇子；二媳婦帶了雨傘、月餅；三媳婦帶了燈籠、年糕，一齊很快樂地回去見他們的公公——  
阿九。

阿九覺得三個媳婦都很聰明，心裏自然喜悅；但是，他回想起她們以前的蠢笨，決定不是她們所能解釋得出的，所以，他有些疑惑起來。

「這是誰教導你們的？這幾樁事，做得一些也不對啊！」阿九故意試探了他們一句。

「這……這……這是我們經過城外時，一個女孩子教我們這樣做的；那時，我就說是不對的啊……」大媳婦哭喪着臉，說了出來了，二媳婦和三媳婦，也都有些不高興。

「哈哈，我早知道你們答不出來；原來有這樣一個聰明女子教了你們的……」

阿九便問明了乖姐的住址，請了媒人去求婚；過了幾天，果然好事成就，娶過來做了他的第四個媳婦。

這阿九的脾氣，一向是很古怪的；他因爲自己的名字叫做「九」，所以凡是和「九」字同音的字，都不許兒子和媳婦說。有時，誰要是無心的叫了出來，他便會認做侮辱尊長，從此記恨在心裏。

了。

乖姐到了阿九家裏，不消說，自然也應該遵守這條家規。可是，隣近有些好事的人，都因為知道乖姐的聰明，誰也想去找些事來難到她。於是，他們便趁着阿九不在家裏的時候，約了九個人，拿了九百個錢，到她們家裏去，找阿九，買韭菜。

他們一進門，就問她道：『阿九哥在家嗎？』

『公公不在家！』乖姐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們。

『我們要向你買些韭菜！』

『我們的「廿非」是不賣的！』她說。

『那末，等阿九哥回來，請你對他說；有九個人，拿了九百個銅錢，曾來買過韭菜！』

說着，那些好事的人出去了；他們都暗暗地伏在牆外，要聽她怎樣傳達給阿九知道。

過了一會，阿九回來了，照例要向她問道：『我出去了，可有人來找我？』

『有，三個人站在門邊，三個人走到廳上，兩個人坐在凳上，一個人拿出一千少一百錢，要向我』

家買「廿非一」菜！她滔滔地說着，阿九卻已懂了她的意思了。

好事的人在牆外聽着，都佩服他的聰明，誰也不想再來開玩笑了。

乖姐的聰明，漸漸弄得遠近都知道了；不久，便已傳到了本縣知縣的耳朵裏；知縣也想試試她的聰明，便叫衙役拿了一丈布去，要她做一件長衫，一牀被，一條手巾，一隻布袋。

乖姐卻一點也不遲疑地把布收了下來，連夜動手，祇做成了一件長衫。第二天早晨，果然那衙役趕來向她要縫成的東西了。她便不慌不忙地拿出那件長衫，交給衙役道：「回去對大老爺說，日裏可做長衫，夜裏可當被窩，衫袖權作布袋，衫襟扯來可代手巾！」

衙役照她的話，回去告訴了知縣；知縣也不絕口地稱贊她的聰明。自此以後，阿九的乖媳婦，便出了名。



## 記葉楚愴先生

秋山

國民政府祕書長葉楚愴先生又名葉蓋姓名同爲一字於報紙上作小品雜文。又嘗自署小鳳。吳江人氏。狀貌魁梧奇偉。文章亦雄奇淹博。除卻吳儂軟語。不復似蘇州人。

記者近讀日報。見先生於政務紛繁之中。猶復從火車中躍出救人。可見其熱心之一斑。因憶前八九年。與記者同遊龍表。亦有一軼事。可資談助。此事雖小。然足以表見先生之熱心。則一也。

是日同游者共十餘人。攜酒食席地而飲。宴畢歸來。共喚人力車。同人蜂擁而前。各得一車。車數適如人數。先生上車最後。而其車夫則爲十五六歲之幼童。先生心廣體胖。知其不能勝任。惻心憫之。然時竟無他車可僱。又不能離羣而獨自步行。不得已登車。面現不安之色。

記者身軀極瘦弱。是日所僱車夫則甚強壯。葉先生在車上。頻以目視記者。然又未便明言。久之。記者知其意。卽囑兩車俱暫停。彼此易乘。幼年車夫乃勝任愉快。而強壯者亦殊無所苦。吾等心中亦甚安慰。若以爲此乃生平快事之一。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而先生之熱心。於此可見矣。

民國日報。爲先生與其友人所手創也。維持至今。亦不知經幾許困難。然先生絕不以爲苦。館址本暫賃市房。遷徙無恆。當民國六七年之間。曾在棋盤街楊慶和銀樓對面。賃屋一椽。樓上爲編輯部。樓下爲發行所。此上海報館之通例也。而對面楊慶和銀樓。出入者多屬富家婦女。及勾欄中人。品類不齊。妍媸亦不一。報館中少年。多憑欄俯望。冀逢麗人。以供賞鑒。葉先生頗不以爲然。作詩嘲之曰。結得芳鄰楊慶和。(第二句已忘記)探頭辜負憑欄客。厚粉濃脂老太婆。



## 噼啪山（日本五大傳說之五）

查十二元

(一)

從前在某處地方。住着一個老公公和一個老婆婆。老公公每天田裏去耕作。一定有一隻狐狸。從後山出來。把老公公費了許多精力種完了的地方。搬了亂磚石子之類來給銷沒。老公公去追時。他便溜走的。一會又來了。依然做牠的惡作劇。老公公真是恨極。便設法做了個網。去放在田的中間。這天。狐狸又出來了。遂入了那網。再也不能逃去。老公公見了。喜歡得跳起來。說道。

「啊。哈。到底被我捉了。」

說完。便把狐狸的四足縛住了。拿回家裏。把他掛在梁上。對老婆婆說道。

「看着他。別給他逃走了。晚上我回來。給我做碗狸湯來嘗嘗。」

老公公說完。便往田裏去工作了。

老婆婆拿出了白米。在掛着那狐狸的地方搗着糞。搗了許多時。汗也淌下來。說道。「啊。乏了。」這時被縛着掛在上面的狐狸說道。

「啊。啊。老婆婆啊。乏了嗎。讓我來助你些兒罷。我不受你謝。祇請你給我那繩解了便好。」

「什麼。什麼。你也會幫我忙麼。你想我放了你的繩。你便好逃了。」

「那裏那裏。我是已經被你們捉住了。還會逃嗎。你且試試把我放下來看。」

狐狸說得這樣的真切懇懇。老婆婆信了他。便把他放了下來。狐狸便用力的樣子。幫着老婆婆喊「呸呸」。手足並起的做出幫着老婆婆用力的樣子。他對老婆婆說道：「啊。我給你搗罷。」說着便接過了老婆婆手裏的杵來。細心的搗着麥。

一會。老婆婆頭一轉。那狐狸竟狠心的舉起杵來。猛向老婆婆腦門打下去。「啲」的大喊一聲。老婆婆立刻閉目死了。

狐狸趕快把老婆婆的屍體來代他的狸湯。做了碗婆湯。自己穿上了老婆婆的衣服。裝做老婆婆的樣子。坐在爐邊。等着老公公的回來。

天晚了。老公公便一點不知道的快樂的回來了。他想「狸湯不知道口否。」微微的笑着。急急的走進了家。

「啊。老公公。回來了嗎。方才把狸汁做了。正等着你呢呢。」

「呀呀。真難爲你了。」

老公公說完。便坐到了桌邊。於是狐狸扮的老婆婆便捧出

他做成的婆湯來。老公公夢中一般的吃着。還說道：「啊。真是美味。美味。」狐狸在旁邊見了。「呸呸」的暗中好笑。等老公公把湯吃完了。他便現出本體。說道：

「婆婆湯。吃飽了。」

但請看。廚下的骨。」

狐狸說完。便從後門逃了去。老公公吃了大大的一驚。即刻到廚房搜尋。果然他的老婆祇有一付骨骸。留下在那裏。他便放聲大哭。

正在這時。忽聽得

「老公公。老公公。什麼事呀。」

原來後山的一隻白兔。這時走了進來。老公公便告訴他底細。白兔聽了。十分同情。安慰道：

「這事是想不到的事。但是這仇。我一定給你報復。請你老安心罷。」

老公公聽了。感激流淚。說道：

「那真是十分感激你了。我心裏實在是不勝悲傷。」

白兔答道。

「好。別憂着。請看我那狐狸誘出來。給他遭苦難。請你略等吧。」

說着便回去了。

(二)

話說那狐狸自從逃出了老公公家回來以後。心裏有些害怕着。什麼地方都不去。只是住在自己的巢穴裏。

一天。白兔腰間帶了鎌。不圖走到了狐狸隱藏之處。他拿出鎌來刈柴。一面割柴。一面從袋裏摸出栗子來噉嚼。噉嚼的吃着。狐狸聽着了這聲音。便探出頭來打量。看見是兔子。說道。

「兔兄。兔兄呀。什麼東西。這樣好滋味的吃着。」

「栗子呀。」

「給我一二個可以嗎。」

「給你。給你。但你得先幫我把這些割下來的柴。背到對面山腳下去。」

狐狸因想吃栗子。只好背了柴。前面走去了。到了那邊。狐狸

轉過頭來道。

「兔兄。如今栗子該給我了。」

「啊。當然給你的。你再過了這山。到那邊的山腳下的時候。我便給你。」

狐狸沒有法子。只好背着柴再走。那山腳下又到了。他便又

說道。

「兔兄。如今該給我栗子了。」

「啊。給你。但是你要再過一座山。那時必定給你。」

狐狸至是更沒法子。只得背了柴再走。他一心想着早些到了那邊。所以他不及顧到他的後面。白兔便趁這機會。取出打火石。噉嚼的打起火來。狐狸聽着希奇。回轉頭來問道。

「兔兄。那噉嚼的聲音。是什麼呀。」

「那是因為這便是叫做「噉嚼山」的緣故啊。」

「啊。原來是這個緣故。」

狐狸說完。仍舊向前走。這時兔子便把打着的火。點着了狐狸背上的柴。即刻發出「噉嚼」的聲音來。狐狸又奇怪起來。問道。

「兔兄。兔兄。癩啣的是什麼呀？」

「是因爲那邊有個癩啣山呀。」

「啊。原來是這樣。」

狐狸說着的時候。背上的柴已經燒去了大半。一會便燒上他的背。

「啊。痛呀。痛呀。」

叫着夢中一般的昏了。奔到那邊去。山風從後面吹來。火勢越旺。狐狸咕咕的苦叫着。四處亂跑了一陣。

這時白兔隱着喊道。

「啊。不得了。什麼地方火起。」

便偷偷的回去了。

(三)

明目。兔子把醬油與胡椒。做成了一個膏藥。拿了那膏藥。到狐狸那邊去。託名去慰問。狐狸背上受了很大的火傷。在黑暗的洞穴裏打滾。兔子便說道。

「狐兄。昨天你真受了大災難。」

「唉。真受了大災難。這麼大的火傷。怎樣纔能治好呢。」

「唔。我倒帶着一個膏藥。那是最有效的火傷膏。」

「啊。真嗎。那麼真是感激得很呀。趕快貼你的膏藥吧。」

狐狸說完。便露出他火腫的紅背來。兔子便把那胡椒醬油做成的膏藥貼上。即刻背上。又和火燒着一般。激心的痛起來。

「痛呀。痛呀。」

狐狸喊着。又在洞內打滾起來。兔子看着。微微笑道。

「狐兄呀。怎麼了。貼了膏藥。起初總是痛得很利害的。但痛

了馬上便會好的。安心些罷。」

兔子說完。便回他自己家裏去了。

(四)

過了四五天。一天。兔子獨個兒自言自語道。那狸奴不知怎樣了。這回再引他海裏去。給他遭個大災難罷。正說時。狐狸却訪問來了。

「啊。啊。狐兄。火傷可已好了。」

「啊。托福纔算好了些。」

「那是最好沒有。那麼你今天打算上那兒去。」

「我見山害怕了。不再出去。」

「那麼不去看山。這回我們去看海景罷。」

「說得好。聽說海是很有趣的。」

於是兔子伴狐狸。一同向海濱出發。到了那裏。兔子便用木來自己造船。狐狸見了。羨慕得了不得。也學着用泥土來做成了。一隻船。兔子便坐入木船中。狐狸坐在土船中。他們兩船。同時向海中划出去。他們望着海景。十分快樂。一個說「天氣真好。」一個說「景色真不差啊。」

他們划得很慢。離海岸還是很近。兔子便提醒狐狸道。

「這裏是沒有魚的啊。還得到海中間去。那里纔有很多的。我們比賽罷。一來可以快些。一來倒也有趣。」

「好好。我們比賽罷。一定有趣。」

他們便說着。一。二。三。的比賽起來。兔子「排排」敲着舟舷。說道。「看我的木船到底輕快。」狐狸不願比賽失敗。也敲着舟舷。說道。「看呀。土船纔是穩重堅固哩。」

狐狸的船漸漸被水打破了。他便叫道。「啊。不好了。船破了。一會又驚魂落魄的大喊起來。「啊。救命呀。」

兔子看着狐狸狼狽的樣子。覺得有趣。笑道。

「這纔活該。你可還記得。隔了那老婆婆。把他殺了。又做了「婆婆湯」給那老公公吃的事嗎。」

狐到這時。纔知道苦求起來。說道。「以後那樣的事決不再做了。請救了我罷。」

兔子埋都不埋。看着他同着那土船。一同沉下去了。

## 海上花列傳中之趙樸齋

(徐心吾)

海上花列傳凡六十四回。題雲閩花也憐儂者。談瀛室筆記謂其人卽松江韓子雲。善奕棋。嗜鴉片。旅居上海甚久。曾充報館編輯。所得筆墨之資。悉揮霍於花叢中。閱歷既深。途洞悉。此中伎倆。其書出於光緒十八年。每七日印一回。徧鬻於市。頗風行。書中以趙樸齋爲線索。言趙年十七。以訪母舅洪某至上海。遂游青樓。少不更事。沈溺至大困頓。後愈淪落。至拉洋車。書至此爲第二十八回。忽不復印。至光緒二十年。則第一回至六十回俱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謂書中人物。亦多實有。而悉隱其真名姓。惟不爲趙樸齋諱。相傳趙本作者學友。時濟以金。久而厭絕。韓遂携此書以誇之。印賣至第二十八回。趙愈致重賂。始輟筆。已而趙死。乃續作實利。且放筆至寫其妹爲倡云。又謂光緒末至宣統初。上海此類小說尤多。往往數回輒中止。殆得賂矣。按此風現仍未盡。如前數年尙有預約黑幕小說者。首揭載其節目於報端。謂數月後出書。及期亦未出書。蓋得賂矣。一時仿效者甚多。大抵將賂者祕事醜聞。成節目揭報端。使其懼而致賂。初無出書之意。且書稿亦未備。第臨時製節目若干則而已。



## 一葉詩話

螺屋主人

### 日本女子談漢詩

前清光宣時。中國初廢科舉。爭言西學。於是一般學者。視中國舊學如敝屣。以爲略不足惜。其時有充京師大學教授之日本人。作大言曰。十年而後。中國當聘日本人教漢文。按此言實未免過甚。當時中國人雖不重視漢文。然十餘年來。舊學不特不會滅亡。而研究方法。大有進步。又何須請日本人教漢文哉。頃閱柴小梵君所著梵天廬叢錄。有一則。謂有日本女子。善爲漢詩。嘗自誇曰。中國自新詩盛行。詩學破產。將來中國當派留學生至日本學三件事。一舊法畫。一圍棋。一卽漢詩也。余按此言正與前

清時某教授之言相同。除圍棋一事。中國確不及日本而外。舊法畫及漢詩。日本終不能與中國頡頏。余不信西洋畫能奪中國畫之席。亦不信新詩出舊詩即消滅無遺。然西洋畫與新詩。自有其價值。不能不承認也。

日本首相清浦子爵詩

去年日本首相清浦子爵。遊歷中國。抵大連。中國人王建堂、黃越川、楊鳳鳴、舉大拙諸文人。以清浦善爲漢詩。開會歡迎。而日本詩人原田恕堂、立川卓堂、福田象外諸君。亦在座。清浦年已七十七。而吟興未衰。卽席分韻成詩。精神煥發。其詩云。客自龍沙萬里來。休嗤衣上帶塵埃。今宵舊雨與新雨。肝膽相披酒幾杯。按此詩確佳。其豪放之概。亦正稱其爲人。然改酒幾杯爲酒一杯則更好。何也。此詩既以豪放見長。則一字比幾字爲更爽快。如一見如故。一諾千金等成語。其重要處只在一字。改易不得。今肝膽相披句之一字。正與此相同。用幾字遜色多矣。然清浦此詩。究不愧爲佳作。如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風字初爲德字。他人改爲風字。然未嘗以一個字而棄其全文也。

橋本關雪詩

日本名畫家橋本關雪。來遊中國。爲滬上某名妓。畫一大幅馬。並題詩云。汗血馳驅幾戰場。英雄一去夢茫茫。朱門不市千金骨。殘草秋風嘶夕陽。此詩絕佳。勝於清浦子爵多矣。

### 紀事詩一

余近作紀事詩若干首。詩雖不工。然語語皆紀實事。樸質不華。近於寫實。讀之可見吾生活之一斑也。買菜云。清初瓢兒菜。一餐三個錢。可笑石濤貧。猶待畫中看。歎我口福薄。遲生三百年。百倍當時價。買菜何其艱。春筍玉笋秀。秋豆珍珠圓。只愁無菜賣。購者皆爭先。我疑賣菜叟。定當面團團。誰知彼老圃。吁嗟爲我言。歲僅世且亂。種菜良復難。久雨則苦溼。多晴乃苦乾。幸而風雨調。又復患烽烟。羸弱皆避匿。壯丁多徙遷。老夫死不去。種此半畝田。僱工出重價。入市納苛捐。賣菜以謀衣。一身衣不完。賣菜以謀食。缶空如磬懸。嗟我賣菜者。生涯亦可憐。我聞老圃語。不禁發長歎。菜亦不易咬。何況是肥鮮。空讀石濤詩。爲之流饑涎。賣書云。集書八千卷。能集不能讀。夫豈不欲讀。所苦日不足。如富翁買田。倉中有餘粟。究竟一餐飯。能須米幾掬。徒供鼠雀飽。賸得滿倉殼。如武人擁兵。益多則益黷。明知供給難。名額那肯縮。一旦忽譁變。不能自約束。可笑黃蕘圃。買書不惜錢。書亦與錢同。不能帶入棺。奇絕朱承爵。美

姬換漢書。不知班孟堅。甘作玩物無。我有八千卷。本來不算多。爭奈一椽屋。其小僅如螺。書將奪人居。人其奈書何。欲將吾所有。公之於當世。良田尙不惜。何況是故紙。其如吾所有。不過八千卷。豈敢自誇張。號曰圖書館。公開既不足。私蓄又有餘。欲插苦無架。每遷必借車。外物皆爲累。此語真不虛。卷帙亦如是。豈必是寶珠。不若作遠觀。視之敝屣如。付諸舊貨攤。微有利可圖。待價此賤賣。此後皆聽渠。詎亦任其覆。窗亦任其糊。交割既已畢。地廣吾心愉。轉笑珍藏者。所見何太拘。

紀事詩二

頃復成紀事詩一首。所言亦皆實事。乃民國十六年。作於上海寓所也。因並存於此。詩云。夜半正好睡。忽然聞鎗聲。此聲已聽慣。安睡不復驚。但使國有利。甯復慮犧牲。是故蒙首臥。靜以待天明。飛彈聲颼颼。巨砲響匄砰。牆泥多剝落。屋瓦亦驚鳴。恰如在壁上。默觀楚漢爭。須臾天漸曉。鎗聲亦暫停。一息尙存在。飲食須經營。披衣下牀走。鹽米難忘情。釜中雖乏粟。幸有水可烹。急覓晨報讀。警信紛縱橫。市民多避地。競向鄉鎮行。滬市本囂雜。久已患人盈。所冀逃者多。物價當減輕。利害本難言。聊復安吾生。

蓮葉何田田

漢樂府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按以田田二字形容荷葉。或云謂其多也。余竊以爲是利用像形。蓋田字篆文作⊕恰如出水之荷葉。亦猶「十字街」、「之字路」、「丁字水」之類也。

### 虞山山歌

虞山有山歌云。吃吃粥。喝喝湯。看看情哥看看郎。情哥似正月裏梅花，二月裏杏花，三月裏桃花，紅裏泛白，白裏泛紅，怎樣個好。吾郎似四月裏菜花漸漸的黃。按此歌甚佳。而尤妙在第三句雖長而不覺其冗。此歌本亦可改爲整齊之七言絕詩。如云。吃吃粥來喝喝湯。看看情哥看看郎。哥似桃花怎樣好。郎似菜花漸漸黃。整齊固整齊矣。然遠不及原文之活潑。且亦不便於曼聲長歌。故知原文欲便於唱。不得不於第三句加長也。吾人苟再爲加長。亦無不可。如云。情哥似正月裏梅花，二月裏杏花，三月裏桃花，四月裏薔薇，五月裏榴花，六月裏荷花，七月裏鳳仙，紅裏泛白，白裏泛紅，怎樣個好。吾郎似八月裏桂花漸漸的黃。使於第三句能作一氣唱。亦無不可。則此歌長短亦無一定格局。在唱者隨意增減可也。

### 通俗詩文選本妄改成文

通俗詩文選本。妄改前人成文。可惡已極。如劉基司馬季主論卜一文。中有數句云。露螿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蝥字不常見。通行本古文觀止改作蚤字。蠶不鳴。與下文笙笛何涉。許指嚴選國文讀本。於此字作蚤字。比較的已好。然仍非原文也。又此篇復有數句云。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按夜字謝字爲韻。春字新字爲韻。通行本古文觀止改爲一春一秋。亦大誤也。宋人詩。芭蕉分綠與窗紗。與字猶言給與也。贈與也。而俗人不解。改爲芭蕉分綠上窗紗。雖亦可通。然不及原文之佳。蓋原文分字與字相聯絡也。

便閉痔痛



異常煩惱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紅色清導丸正是絕妙良方也

人皆知大腸阻滯則血管脹大血液不能循序暢流於是痔患作矣是以療治痔症之正道非先治愈大便結不為功人之大便必先逐日通暢有最爲重要之紅色清導丸能使大便通暢平肝潤導之無他藥駕乎此係微利平肝潤導之聖品也乎南清化鎮沁陽官礦局臺季平生來函云鄙人屢患大便秘結症常煩燥八月間購下大藥等症異半打依法吞服現下大便色清導丸若失鄙人所獲今之快樂者皆清導丸之賜也非但能止痔瘡痛苦且亦能療治大便閉結所致各症其效如神舉凡經氣穢濁皮膚瘡癩紅頭痛可治愈且免痢疾腹瀉之患凡能去病之根故也售紅清導丸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售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小445(11)

# 國際政治要籍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際關係論

鍾建因譯 一册九角

原書係彙集英國政治家 James Bryce 游美時之講演稿八篇而成其主旨在消弭戕害和平的危機以謀國際友誼的增進識見因通文章爾雅出版未久風行全世譯筆復能循切原意慎重出之

##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

吳品今著 二册二角

分通論分論兩篇通論述戰前國際形勢及國際聯盟成立之經過分論詳析國際聯盟之組織及附帶問題

## 華會見聞錄

賈士毅編 一册一元

賈先生於前年奉命赴美列席華盛頓會議充專門委員留居四月因就所見聞輯為是書共分十章自華會開幕至結局作有系統之記載關於限制軍備問題太平洋問題遠東問題叙述尤詳

## 對華門戶開放主義陶彙曾著

一册二角

此書係各國對華門戶開放主義之歷史的研究分章討論門戶開放主義之起源發達及其內容舉凡各國在華之利權競爭中外交涉之條約文件均有叙述

##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周鯉生著

一册二角

## 華盛頓會議

黃惟志著 一册一角

### 國際聯盟概況

鄭毓秀編譯 硬布面二八〇頁 定價二元

本書就國際聯盟會發行之書報編譯而成該項書報歐美日本皆以其本國文字譯述傳達惟我國尙付闕如編者以聯盟會中高樞君 (Mr. Comar) 之慈惠因將聯盟會中年來之成績摘要編譯以爲國人研究國際問題者之參考全書分下列七編內國際法庭一編爲該法庭法官王亮鳴博士親自撰述尤見翔確編首所附精圖十餘幅亦頗有價值

- (一) 國際聯盟會之法規與組織
- (二) 國際聯盟會財政之管理
- (三) 國際法庭
- (四) 國際聯盟與裁減軍備
- (五) 聯盟對於奧國財政之改造
- (六) 國際聯盟與交通問題
- (七) 聯盟會之衛生組織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章簡稿投

## 載轉許不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問亦  
 二 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  
 四 千亦請書明  
 五 投寄之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  
 六 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  
 七 細敘明  
 八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九 署名何名聽投稿者自定  
 十 不投寄之稿在五千元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概  
 十一 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載得  
 十二 因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十三 (甲)現金  
 十四 (乙)書券  
 十五 (丙)本雜誌  
 十六 酬報之數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者投稿人  
 十七 欲自定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  
 十八 有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  
 十九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二十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  
 二十一 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中華民國六年五月十三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大商務印書坊

## 表目價告廣

## 表價定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封面全圖 底面全圖 外封全圖 內封全圖	封面全圖 底面全圖 外封全圖 內封全圖	封面全圖 底面全圖 外封全圖 內封全圖	封面全圖 底面全圖 外封全圖 內封全圖
六十元	四十八元	四十四元	二十八元
九元	二元八角	二元四角	一元六角
四分之二			

零售	定價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三元
全年五十冊	半年二十五元五角
	三個月十三元五角
	一個月四元六角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  
 洽 遺地函詢即行奉復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請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務印書館  
精製

摺

扇

純

扇

扇面

扇骨

扇式

用上等紙影印古今名人字畫或施彩或單色  
皆與真蹟不爽累黍活色生香清麗絕俗

有全漆全棕全檀瑁邊冲牙古竹鷄絲嵌銀  
竹節等多種全由良工雕鏤琢磨彌足愛玩

分九單十一方十六方二十排三十排等  
多種材料選用上品形式力求美化

摺扇

五彩石印及珂羅版設色共七  
十二種小號每把定價一角二  
分至七角大號二角七分至六  
角五分加市二角七分至二元

純扇

彩色石印雙絹洋牙柄每把定  
價五角單絹棕柄二角七分

女扇

彩色石印雕透全冲牙每柄定  
價四角五分雕瑁透冲牙心每  
把五角

臺購格

外從廉

印有傳

單贈閱